

风中的礼赞

魏振强

从“之子于归，远送于野。瞻望弗及，泣涕如雨”，到“劝君更敬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”，再到“一壶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”，3000多年的中国诗歌史中，这样的“送别”诗篇无可计数。如水的时光中，一张张泪眼迷离的脸庞已经模糊，一个个黯然神伤的背影亦已走远，但诗歌不老，情意不老，声声叮咛和喟叹，在诗歌的册页中，在天地间，在人心之上，萦绕、回旋。

世事如转蓬，动如参与商。每一次离别，并非都是永别，但那些相知相惜的心啊，可能再也不会遇到另一颗同样温热、贴己的灵魂。故人转身的刹那，诗人站立风中，一声声叮咛，是对故人的一声声礼赞；目送远去的身影，风中的声声吟叹，是对生命的庄重致意。

因为这样的礼赞、致意，诗歌更为温热，人世间留下更多动人瞬间。



版式：伟东

祖饯、折柳与赋诗

沈喜阳

江淹《别赋》劈头就说：“黯然销魂者，唯别而已矣！”柳永《雨霖铃》也深感慨曰：“多情自古伤离别！”中国最古老的送别诗可以追溯到《诗经·邶风·燕燕》：“之子于归，远送于野。瞻望弗及，泣涕如雨。”宋代许彦周赞叹曰“此真可泣鬼神矣”，清初王士禛推许为“万古送别之祖”。说它是万古送别之祖，一是年代很久远，二是影响很深远。钱锺书在《管锥编》、程俊英在《诗经注析》中都有具体的影响例证。李白的“孤帆远影碧空尽”没有写瞻望，却把“瞻望弗及”作了更形象更具体的刻画，在意境上更隽永有味。

祖饯、折柳和赋诗，是古人送别时的“标配”。

《汉书》中说李广利带兵出击匈奴，“丞相为祖道，送至渭桥”。“祖道”，意同“祖饯”。古代送者为行者祭祀路神，祈求平安顺遂，并设宴饯行。后来淡化了祭祀路神之意，强化了设宴饯行之情。从魏晋曹植的《圣皇篇》和唐代王浚《从幸洛水饯王公归国诗》来看，祖道仪式上不但“车服齐整设”“鼓吹箫笳声”，而且“八音以迭奏，兰羞备时珍”；参加者冠盖云集，鼓乐喧天中品尝美酒佳肴，送别简直成了赏心乐事。史上规模巨大的祖饯活

动，在汉代当属二疏还乡，在唐代则属贺知章致仕。汉宣帝时疏广疏受叔侄，分别官太子太傅和少傅，同时教授太子五年后，疏广与疏受一起辞职。据《汉书》记载，离别之日，“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，供张东都门外，送者车数百辆”。二疏还乡，祖道欢送，成为后世无数诗人津津乐道的韵事雅典。贺知章在公元744年告老还乡，唐玄宗命左右相以下在长乐坡祖饯，并亲自赋诗赠别，官员以《送贺秘监归会稽》为题者赠诗达十多首。唐玄宗《送贺知章归四明》诗说：“独有青门饯，群僚怅别深。”卢象《送贺秘监归会稽歌并序》详细记叙祖饯之盛况：“正月五日，上令周公、邵公洎百寮饯别青门之内，玄鹤摩于紫霄，吹笙击鼓，尽是仙乐。”

《诗经·小雅·采薇》早就有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”之句；依依杨柳，似恋恋不舍为我送别。作为自然意象的杨柳，经过《诗经》的渲染，已无可救药地打上人文意象的烙印。隋朝佚名《送别诗》说：“柳条折尽花飞尽，借问行人归不归？”唐朝王之涣《送别》说：“杨柳东风树，青青夹御河。近来攀折苦，应为别离多。”李白《劳劳亭》说：“天下伤心处，劳劳送客亭。春风知别苦，不遣柳条青。”宋代周邦彦

《兰陵王》词说：“长亭路，年去岁来，应折柳条过千尺。”可见古人确有折柳送别的习俗。王之涣以柳立论，把送别之苦转移到攀折之苦上，已比一般诗人直接谈论离别之苦高明许多；但是李白想象春风深深懂得人间的离愁别恨，所以不让柳条发青，无青青柳枝可折，也就免却离别之苦，比王之涣更高一层。宋代姜夔《长亭怨慢》另辟蹊径，其词云：“阅人多矣，谁得似长亭树？树若有情时，不会得青青如此！”谁能比长亭柳树更能阅尽人间离别？柳若有情，也不会长得如此青翠碧绿！姜夔用柳树青青之无情，反衬自己缠绵之多情。既然柳树如此无情，那么不折也罢！

祖道（饯）时有祝辞，如蔡邕所作《祖饯祝》流传下来，本来是向路神和风雨之神的祈祷词，后来则逐渐舍弃向诸神的祈祷，而改为对出行者的祝愿。窃以为祖饯祝词是后代送别时赋诗的滥觞。《昭明文选》专门设立“祖饯”类，收录七位诗人的八首祖饯诗。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”前者珍重此刻，后者慰勉来日，早已脍炙人口。时移世易，送别时折柳已不再时兴，而饯行和赋诗仍流传至今。忽念2019年同门官剑丰兄毕业

前夕，作《临别寄杨沈二子》七律，杨园兄和我皆次韵和作。我和诗中有“未扬鞭处犹回首，才振羽时已绝尘”之句，颇受激赏。任教上海交大的朱兴和兄在留园设宴饯行，席间诸博士各以家乡粤、滇、鄂、冀、川、皖方言吟诵三人之诗，极一时之盛。当时只道是寻常。及今思之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欢会难再，恍兮惚兮，如隔世，如梦寐。



沈喜阳，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候选人，已出版《一位博士生父亲写给本科生儿子的48封信》等作品。